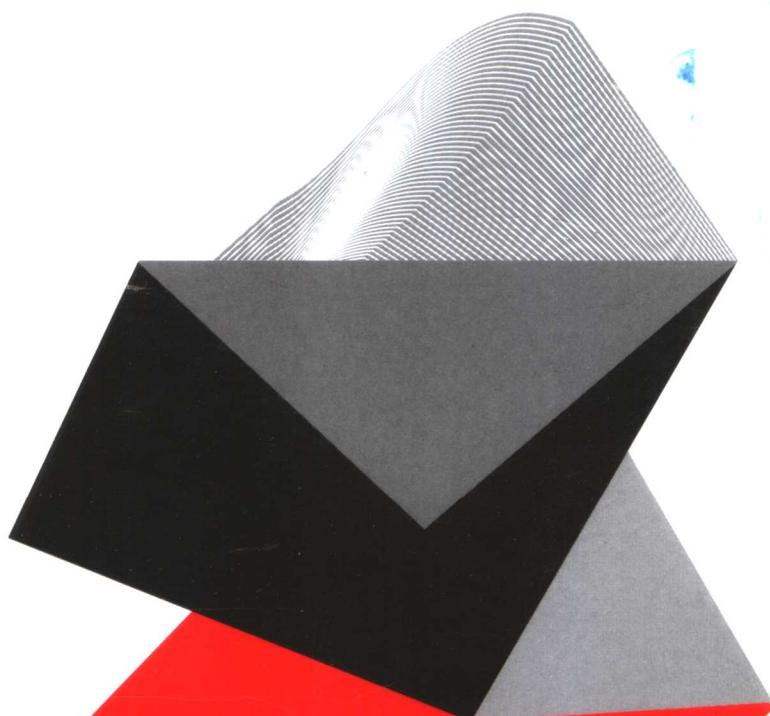


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

中西设计艺术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Design

倪建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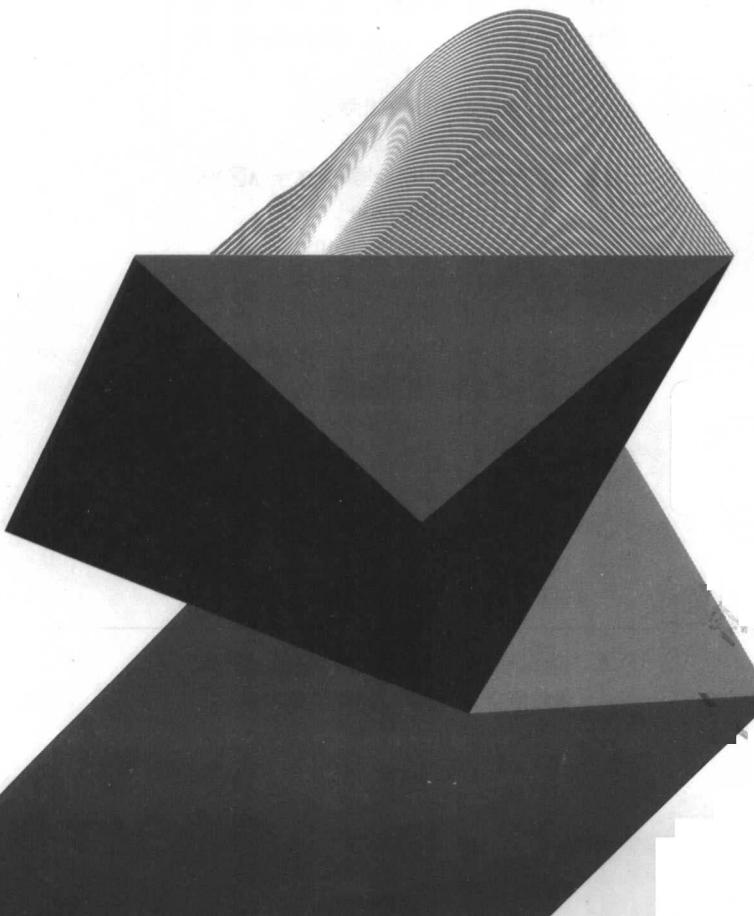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中西设计艺术比较

Zhongxi Sheji Yishu Bijiao

倪建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设计艺术比较/倪建林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4

(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

ISBN 978-7-5624-4011-6

I. 中… II. 倪… III. 艺术—设计—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6027号

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

中西设计艺术比较

倪建林 著

责任编辑:周晓 段太彬 版式设计:周晓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251千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011-6 定价:2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前 言

近些年来,有关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从宏观的文化比较到具体的专门领域的比较,如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比较、美术比较、心理学比较等等,都已经取得了相应研究成果。设计艺术比较属于设计艺术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随着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深入与拓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鲁迅曾经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如何了解我们的民族性呢?仅仅进行传统设计文化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其中者往往未必能清醒地看清自己和真正了解其中之奥妙,比较研究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通过中西方设计艺术的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的艺术设计,从具体的物态文化中体悟中国设计艺术的传统精神。对于传统,我们需要具备一种基本的认识,即“传统的设计”与“设计的传统”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的设计”是指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种种设计形态,它们以具体的物质形式呈现出来,每一个时代都留下大量的、可以让我们直接地感知到的设计物。因此,“传统的设计”是具体的、物化的、可感知的,而且各个时代是不同的;“设计的传统”的概念则不同,是指在传统的设计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内驱力贯通于各个时代的设计之中,也正是这种无形的内驱力构成了民族设计发展

的内在逻辑。因此，“设计的传统”是抽象的、内在的和精神性的，或者说它是贯彻于各个时代设计实践之中的“精神链”。可见，我们要了解和学习传统的设计并不是太困难的，但是要真正领会设计的传统则不容易。通过比较可以让我们认清中西方设计艺术各自发生发展的文脉关系，揭示出隐含在扑朔迷离的现象背后的民族特质，中西方各自的设计的传统也就蕴含其间了。

中西方有着各自不同的设计传统，因此也就有着不尽相同的传统设计，其中涉及到民族特质、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同时，由于设计艺术从本质上是源自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再加上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的彼此交流与互鉴，因此又具有其共性的特征。凡此都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当然，比较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客观地面对当代设计文化的现状，尤其是要理性地分析中国的艺术设计究竟应当何去何从。我们说，比较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认识方式，在当代仍然处于劣势状态下的中国设计艺术，更加需要理性的思考，避免浮躁，消除偏见与盲从，不亢不卑，取长补短，唯有如此才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目 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抽象、意象与具象

——中西史前设计艺术比较 / 005

第一节 总论 / 005

第二节 中西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设计 / 006

第三节 中西新石器时代的造物与装饰 / 012

一、陶器的造型 / 013

二、陶器的纹饰 / 018

第四节 对中西原始陶器装饰之异同的思考 / 026

第二章 凝聚与抒情

——商周时代与爱琴文明的设计艺术比较 / 032

第一节 总论 / 032

第二节 中西器物的造型特征 / 035

第三节 中西器物的纹饰特征 / 043

第四节 对商周时代与爱琴文明期装饰风格的思考 / 053

一、图画文字与商周器物装饰 / 055

二、商业与航海对克里特设计艺术的影响 / 057

第三章 纹的自觉与古典风格的奠定

——春秋战国时代与古希腊时期设计艺术比较 / 058

第一节 总论 / 058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代与古希腊的纹饰 / 060

一、纹饰的题材 / 060

二、纹饰的风格 / 068

第三节 对先秦时代与古希腊装饰艺术的思考 / 073

第四章 想象与现实

——汉代与古罗马时代设计艺术比较 / 080

第一节 总论 / 080

第二节 别致的器物造型 / 083

一、神——观念化的形象 / 087

二、神的人化与人的神化 / 090

三、云气纹与涡卷纹 / 093

第三节 汉代装饰中的西方因素 / 097

第五章 佛陀世界与上帝的礼赞

——中国佛教装饰与西方基督教装饰比较 / 99

第一节 总论 / 99

一、宗教与装饰艺术 / 99

二、中国佛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兴起 / 101

三、中国佛教装饰与西方基督教装饰的存在形态 / 102

第二节 石窟与教堂的装饰工艺 / 105

第三节 主题与风格 / 110

一、叙事性主题 / 110

二、象征性装饰 / 113

三、纯粹的装饰 / 122

四、装饰的风格 / 125

第四节 “忍冬”之旅的启示 / 128

第五节 余论 / 131

第六章 交流与发展

——波斯、伊斯兰风格与中西方设计艺术 / 133

第一节 总论 / 133

第二节 波斯设计艺术的基本特征 / 135

一、伊斯兰装饰设计的基本特征 / 138

二、波斯及伊斯兰风格对中西设计艺术的影响 / 144

第三节 余论 / 152

第七章 技的成熟,艺的繁荣

——中国宋元明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工艺 / 155

第一节 总论 / 155

第二节 设计艺术与纯粹的艺术 / 158

第三节 工匠与艺术家 / 160

第四节 设计艺术的门类 / 162

一、陶瓷工艺 / 163

二、玻璃工艺 / 168

三、金属工艺 / 171

第八章 装饰的极限时代

——清代装饰风格与罗可可装饰风格比较 / 175

第一节 总论 / 175

第二节 装饰的风格 / 178

第三节 清代装饰设计中的西方因素 / 189

第四节 清代装饰对17、18世纪西方的影响 / 191

第五节 余论 / 194

第九章 设计艺术的新纪元

——中西近现代设计艺术比较(上) / 198

第一节 总论 / 198

第二节 中西现代设计艺术的兴起与发展 / 200

第三节 设计观念与设计教育 / 215

第十章 新设计、新内涵、新形式

——中西近现代设计艺术比较(下) / 224

第一节 名称与内容 / 224

一、“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 / 224

二、“装潢设计”、“图形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 / 225

第二节 中西方艺术设计的色彩 / 226

第三节 中西工业产品设计比较 / 227

第四节 中西装潢设计比较 / 231

一、中西标志设计比较 / 233

二、中西广告设计比较 / 244

三、其他 / 248

第五节 余论 / 249

后记 / 252

绪 论

关于西方的概念古今并不相同,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与广义的“西域”相近,除了指我国的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外,还包括通过这些地区所能到达的一切地区,即包括今天的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以及非洲的北部等广大的地区。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与古代不同,但也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欧洲,大致等同于“西洋”;另一种理解是泛指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本书所涉及的西方主要是现代意义上的,主要指欧洲,在现代设计的比较中又必然要涉及到美国。但是,由于西亚地区是古代中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同时,其文化在历史上对中西方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书中将单列一章加以探讨。

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艺术设计传统,纷繁浩瀚的造物艺术世界折射出中西方在艺术、科技、社会、经济等文化领域发生发展的轨迹,反映着不同民族的民族特质、智慧和审美倾向,也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在古代人类的造物史上,设计艺术并非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主要是人们在进行造物活动、视觉传播活动以及生活空间经营之前所作的预想和计划,当这种预想和计划通过一定的工艺手段得以实现之后,设计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件具体可视的物品、图形和实用的空间。因此,设计艺术主要是从属于造物、视觉传播和环境营造等活动的,是这些活动的前道工序。在近代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上万年中,人类的造物活动主要是以手工业生产方式进行的,其师徒相承、口传心授的传授方式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设计的存在形态,在没有明确分工的手工业时代,一件物品的生产,从设计、制作到最后的成品往往都是由同一个手工艺人独立完成,大部分情况下无须在制作前先“纸上谈兵”地画出图稿。但是,这并不等于没有设计,只是将这种设计过程作为制作前的一种预想放在脑海里了,也就是说心中有数不

必多此一举而已。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精确的分工就显得十分重要,此时,预先的设计才真正地独立出来并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至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所制造的物品,也无论其设计的存在形态是隐是显,每一件人造物都应该是设想和计划的结果,也就是说都蕴含着设计的本质特征,这也是我们通过古代造物的实物遗存同样能够探讨古代的设计艺术的前提。图形设计主要是从属于商业活动的,它与造物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其形态虽然在古代中西方就都已经存在,但是真正获得大的发展则是始于近代的西方,可以说它主要属于近现代设计的内容之一。而生活环境的设计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中西方艺术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设计艺术的类型,归纳起来,古代主要有立体的、空间的和平面的三类,具体地讲,包括人造物的形制(器形、外形)、色彩和纹饰,用于视觉传播的图形以及建筑物内外空间和其他人居环境的经营设计等。所涉及到的相关领域还有如材料的特性、工艺技术的制约等因素。现代设计的类型则比古代更为宽泛,除了上述三种基本类型之外,还增加了四维的设计,包括像影视、动画和多媒体等。总之,设计艺术始终包含着功能与审美这两大本质要素,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设计中这两大本质要素是永远不可偏废其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只会结合得更加和谐与紧密,所不同的是,由科技的不断进步带来的功能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以及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和变化,即使是功能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功能即美”的偏激观念,也仍然没有脱离这一本质要素,只是审美观念的不同而已。因此,功能与审美也是中西方设计艺术中贯彻古今的共同要素。

一件器物的形制、色彩与纹饰,在功能性与审美的体现上虽然有所侧重,但是并非可以硬性分开的。一般来说,器物的形制与材质的特性更多地体现了功能性方面的需求,色彩与纹饰则更多地体现了审美方面的需求,但无论是古代器物的造型(如中国的瓷器、古希腊的陶器等)还是现代工业产品的造型(如流线型的汽车、直线型的座椅等),都是以使用的便利和形态的悦目为基本原则。同样,色彩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所产生的功能效应也早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似乎只有纹饰是与具体的实用功能关系较远,更多地

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西方现代曾掀起的所谓装饰与反装饰思潮也总是伴随着唯美与唯功能的争端，这种极端性的行为正是西方设计发展史的特征之一，故不足为奇。而中国的设计史上却从未出现过“彻底否定”传统的现象，这是不同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所使然，不能把它看成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必然产物。

从现代图形设计的发展来看，传统纹饰并不是只能同传统手工业捆绑在一起的附属品，虽然它是伴随着传统手工艺的发展而产生，又与传统手工艺品形影不离地度过了数千年，但它却不会随着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衰亡而一同消亡，它将以其巨大的适应性随着被装饰载体的不同和时代审美需求的不同而转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研究和探讨传统纹饰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

纹饰是艺术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它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造物之中。传统的中西方纹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比较纯粹的纹饰，它除了起到装饰美化物品的作用外并不表达明确的含义，是纹饰中使用最多、形式感最强的一类；第二种是具有一定寓意的纹饰，又可称作“表号图案”，也是中西方纹饰中所常用的。如中国的吉祥图案、西方的纹章图案、佛教中的“卍”字符号、基督教的“十”字符号等均属此类；第三种是表现一定情节内容的纹饰，这类纹饰不仅讲究形式美的效果，还要考虑内容所要表达的呼应关系。比如表现神话故事、宗教故事、戏曲故事、生活习俗等题材的纹饰均属此类。由于这类纹饰中有一部分与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相类似，所以过去又称其为“装饰画”。如古希腊的瓶画、罗马的玛瑙雕刻、中世纪的彩绘玻璃与马赛克镶嵌、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性陶器装饰等西方纹饰；战国时代的金银错铜器、汉代画像石、唐宋石刻、明清青花瓷器以及各种砖雕、木雕、石雕等中国的装饰设计中，都大量地采用这类纹饰。

值得一提的是，纹饰中的“装饰画”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因为这种类似于“画”的特征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事实上，在形式纷繁多样的现代绘画中，表现情节和文学式的故事内容已不再是绘画所必须具备的特征了，许多纯粹形式的绘画或者意义隐秘的绘画可与那些纯粹的纹样形式相类比。因此，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画”与“纹”的界线已被逐渐打破，并日趋模糊起来，画与非画，纹与非纹之间的区别不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差异问题了，更重要的应从其功能和目的上加以判断。一般来说，凡是出于装饰

他物的目的所作的视觉艺术形象大都属于纹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图形设计的目的也主要出于实用,也当归为广义的纹的范畴,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纹饰有着明显的区别,图形设计的目的不仅包含着审美的功能,更主要是通过创造一定的视觉形象来传播特定的信息,起到促进消费的媒介作用,所以审美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关于本书所采取的比较方法作几点说明:中西方的设计艺术在数千年的发展变化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沿革特征,在中国,每个时代的设计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特色,尽管在本质上有着其内在的一贯性和延续性,然而在形式上却是以不断变化为基本特征的,如果仅截取某一时代的设计特征是无法涵盖中国设计的整体精神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设计传统并不是能够以某一具体的时代或某一类固定的物化形态为典型的,它融贯于流变的过程之中。因此,了解中国设计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发展的序列中去体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传统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设计方面也不例外地视古希腊罗马的样式为典范,因此,西方所谓的传统是具体可视的物化形态。然而,传统与反传统历来是西方文化重心不断转移的主要原因,如果笼统而论也难免有失偏颇。为此,本书所采用的比较方法是以历史的序列为为主线,但不是绝对年代相对应的史的比较,而是在彼此设计艺术的发展主脉中找到其总体上的共性特征作为比较的前提,尽管在每一章节的比较中都有其相对的时间性,但是中西方的持续时间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中国佛教装饰与西方基督教装饰设计”一章的比较中,中国主要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为代表,而西方的中世纪则经历了一千年左右,在绝对年代上是缺乏可比性的,但两者却都是作为宗教装饰这一共性特征而存在的,比较也就基于这一共性特征。

就总体而言,19世纪以前中西方的手工业生产状况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但是在造物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却大相异趣,这是中西方不同的民族特质所使然。

比较并非想得出孰高孰低的结论,而是为了知己知彼,取长补短;同时,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本民族的设计文化,特别是要树立健康科学的观念来面对西方的设计,既不能因为拥有辉煌的历史而妄自尊大,也不能在当代西方发达的设计文化面前妄自菲薄。只有这样,比较才有意义。

第一章 抽象、意象与具象

——中西史前设计艺术比较

第一节 总 论

人类从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发展到文明阶段，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是火的发明与使用将人类从幼稚的低级蒙昧阶段推进到中级蒙昧阶段，区别蒙昧阶段与野蛮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制陶的发明和陶器的使用，而文明阶段则始于文字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1]

但是，由近现代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实物资料表明，尽管人类初期的进步大致相同，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在观念意识的发展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这种差别又会逐渐减弱，甚至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中西方的造物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由差别而趋一致的特征。

我们知道，当人类尚处在以生存为主要需求的蒙昧时期，物质与精神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体，精神需求的分化和独立则是较晚才出现的，至少也要到野蛮时期这种分化现象才逐渐明晰化。但是，没有分化和独立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正相反，精神性的因素与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一样，是伴随着人之称为人而同时孕育滋生的，其中作为精神内容的重要方面的审美意识也是伴随着最初的生存活动而被逐渐揭示出来的。因此，中西方早期的造物遗物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彼此的先民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同时也蕴含着引人深思的精神文化，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以剥离。同样，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当属于精神性产物的现象，在当时也是与实际

[1]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序言第1页。

利益相联系的,如文身、巫术活动及其器具的装饰等,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显然属于精神性的行为,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却往往有着十分实际的效用。因此,要比较中西方早期的设计观念和设计形态,就必然以工具、器具、身体装饰以及宗教用品等为主要对象。当步入农耕时代之后,最具典型意义的创造物是陶器。

第二节 中西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设计

考古学资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中西方的造物活动都是以打制石器工具为主要特征,在打制手段和石器形态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主要有西候度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所打制的石器,“北京人”的石器已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其中雕刻器和尖状器虽然数量不多,尺寸也较小,但制作已经很精致。至中期的“丁村人”已有简单的类型和规范,如尖状、球状和橄榄形等;与此相对,欧洲的阿布维利时期的打制石器工具也无定型,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石器手斧。至莫斯特时期,石器的加工也已明显精致,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是该文化期的典型实物。

这些中西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遗物,尽管其加工本身在现在看来是极其粗陋的,而且人们制作这些石器也完全是为着实用的目的,有的学者称之为“原始功能主义”,但是在这些经过人手有意识地加工过的,不同于天然状态的石器工具中,“物化着人的智慧和才能,体现着人的意志和愿望。这是‘在自然物中实现它(指人)的目的’的开始。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已经包括了艺术活动的因素,这些看去粗陋的器具中,蕴藏着艺术品的萌芽,而在人类最初的意识中,也同时孕育着审美意识的胚胎了”^[1]。1911年在英国的诺福克的西托福茨曾发现一件据考证已有数十万年历史的石斧,在石斧的中间显然是原始人有意识地保存着的一块海菊蛤的化石(图1-1),这似乎是原始先民在形象地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是在意这种形态独特的东西的”,从人类的审美本质上讲,喜好独特和特殊的心理与审美心理之间有着



图 1-1

[1] 邓福星.道在足下 [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0:110.

非常重要的关联。

随着对形体美感悟的逐渐深化,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西方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装饰形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制作,不仅体现为对石器工具更为精细的加工,还有制作考究的骨制工具,它确实体现了人类工艺技术的一大进步,也使得原始人类对审美的追求由朦胧而逐渐明晰化。然而,这种进步却是经过了数十万年缓慢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出现了并非全然是为了使用的、真正意义上的装饰形态,不同民族或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群的审美注意力因而也逐渐显出了各自的个性特征,这一时期的中西方造物的遗物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倾向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总体而言,中西方都是从石器、骨器以及形形色色的原始图形的制作和绘制体现出原始的形式美因素,然而在这些原始艺术品中却明显地凸现出中西方先民们不同的审美倾向,中国的先民们似乎更注重于实用的造型和抽象的几何形体,以及对工具加工工艺本身的精致,而西方的先民们则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对自然物的真实模仿所需具备的技艺方面,从而拉开了中西方装饰艺术形式的距离。

首先看一下中西方在工具这一造物形态中体现出来的各自的特征: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造物文化可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在距今18 000多年前的山顶洞遗址发掘的遗物中,数量并不算多的石器却已加工得很均匀规整,已带有形、线之美的原始因素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是骨针,骨针被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器挖成的,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图1-2)。从骨针的加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磨制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尤其是在当时十分有限的工具条件下能够钻出这么小而精致的孔,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对骨器的磨制技术为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工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也表明中国的先民对物之表面纹理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已有缝纫制品了,只是年代久远,当时的缝纫制品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从知晓。

另有一例可以证明这一时期我国先民对抽象几何形的审美认识已经臻于成熟:在我国河北兴隆县曾出土有一件刻纹鹿角,是距今约13 000年前的遗物。据有关研究者推断,这件刻纹鹿角很可能是在主持祭祀的巫师手持的法器,或者是代表部族首领权利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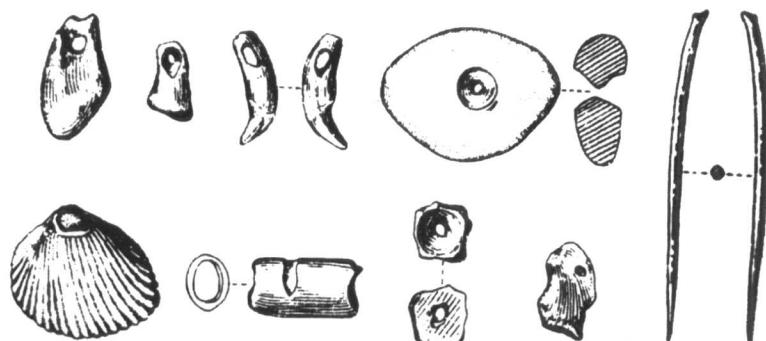


图 1-2

征物。类似的鹿角器在山顶洞遗址中也有发现,但是,据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家介绍,上面的纹饰已模糊难辨。而这一件鹿角器上的刻纹装饰却非常清晰,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刻纹窥视到当时人们审美注意力的某些倾向。在这块鹿角的三面分别雕刻着规整的水波纹、叶形纹和“∞”字纹,水波纹分成几组,每组均由等距的波状平行线构成,波形曲线显得自然柔和,组与组又构成交错排列的水波纹(图 1-3)。从水波纹、叶形纹的结构和雕刻的技术来看,表明当时对抽象几何形已有相当的认识,并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雕刻者在雕刻这件作品时是相当用心、一丝不苟的。这件作品的发现,弥补了长期以来在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设计的研究中缺乏装饰纹样实物的遗憾,对于探究我国早期装饰图案的存在形态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材料。

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依次可分为: 奥瑞纳时期(Aurignacian Period)、葛拉夫特时期(Gravettian Period)和马格德林时期(Magalenian period)。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除加工明显比早中期精致匀称的石器外,最具代表性的设计遗物是投枪器和指挥棒。

所谓投枪器是原始狩猎民族为了使枪矢投得更远、命中率更高而设计的一种辅助器,都是用动物骨头制成,上面往往雕刻着精彩的装饰。如法国布留尼克尔出土的“跃马”投枪器(图 1-4),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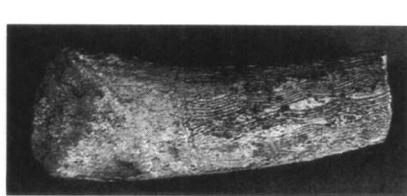


图 1-3(左)



图 1-4(右)